

怀故人

岳母如灯

王志龙

岳母走后的第七天,当地习俗头七,我陪妻子回家。一进门,习惯性地往老人生前常坐的客厅望去,空着的轮椅静静地停在角落,老丈人默默地坐在沙发上,眼神时不时望一眼空荡的轮椅,那是一种对老伴的不舍。带有一丝凉意的晚风穿过纱窗,吹得窗帘轻轻晃动。那一刻我才忽然明白,有些人走了,不是轰然倒塌,而是像水滴渗入泥土,无声无息,却让整个家都干涸了一角。

记得有一次回家,岳母悄悄把妻子小时候的照片翻出来,指着说:“你看,她小时候多爱笑。”我真的不晓得老人当时要表达什么,岳母不是那种爱说话的人,但对我始终带着一种小心翼翼的尊重。她从不过问我们的家事,更不干涉我们的任何决定,还经常夸我从不和妻子吵架。

其实,住家过日子哪能没有磕磕碰碰,只是她没看见而已,这点我心里很清楚。如今念及这些细节,深感愧对岳母,决心今后一定要好好对待妻子。善待她的女儿,才是对岳母最大的告慰。

平日里,岳母从不提自己的苦,即使生命后期被病痛折磨的时

候也是如此。可我知道,她是被领养,在她的记忆里没有亲生父母的模样和被疼爱的温暖。尽管养父母对她不错,可总是缺少一份亲生父母的爱。在养父母家长大后,又赶上知青下乡,岳母从烟台下放到文登南海边的一个小乡村,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嫁给了在村里务农的老丈人。后来,国家实行知青返城的政策,她却毅然选择留在了农村,或许是这个平淡而和睦的家庭让她最终放弃了回城的念头。婚后,她育有妻子和小舅子两个孩子,那些艰苦的岁月她是怎么熬过来的,我无从考究。但我知道,她把所有柔软都给了亲人当然也包括我,却把命运苦涩的一面留给了自己。

我和妻子在烟台定居,平时只有周末和节假日才偶尔回去看看。岳母身体好的时候,都是小舅子一家人照料老两口的起居,懂事的孙女给两位老人增添了不少晚年的快乐。直到去年,岳母因身体原因住了几次院,大部分时间是妻子陪床。我因为工作的原因,只能尽量抽出时间回去看看她,问她感觉怎样,是否想吃啥。她只是两眼望着

我也不说啥,偶尔点点头。那一刻我忽然懂了,岳母给我的,从来不是血缘上的亲近,而是一种无声的接纳——她把我当成了自己的孩子,却从不要求我回报什么。她头发白了许多,眼角的皱纹像被岁月刻下的河床,可那双手,依旧温暖。

如今她走了,家里安静得可怕,只剩下孤零零的老丈人。老伴老伴,几千年的老话“老来是个伴”在此时是多么重要。妻子整理岳母的遗物时,在衣柜深处发现一个布包,里面整整齐齐叠着很多平时大姨、小姨及妻子给她的零花钱和做千纸鹤用的纸张。她是一位手巧的人,平时喜欢叠千纸鹤,叠好的千纸鹤大部分都给了左邻右舍的小孩子,唯独有几只边角都磨毛了,她却一直珍藏着。这几只千纸鹤对她有着什么特殊意义,成了我们永远解不开的谜。前几天上坟的时候,妻子小心翼翼地把岳母生前喜欢的包和这几只千纸鹤埋在了坟旁。

人生最深的爱,从不需要喧哗。岳母像一盏灯,不耀眼,却总在我们每次归途时,静静地亮着。如今灯灭了,可那光,早已落进我心里,成了我往后路上,最温柔的底色。

乡村记忆

砂大碗

赖玉华

我的家乡福山,美食荟萃、风味万千,诸多名菜美名远扬。可最深入本地人骨髓、最让我念念不忘的,始终是砂大碗炖煮出来的那一口地道家常美味。

砂大碗是胶东独有的传统陶制器皿,更是烟台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。它取材本地独有的金砂红泥,纯手工烧制而成,器身素净无釉,触感带着天然的细腻砂粒肌理,朴实厚重,砂大碗也由此得名。据说这项古老技艺传承至今已有一百七十余年历史,却一度因工业化陶瓷的普及淡出百姓生活。

早年间,砂大碗是家家户户厨房不可或缺餐具。儿时的记忆里,大大小小的砂大碗陪伴着乡邻,撑起农村人的三餐四季。寻常日子里,家中的八印大铁锅里,永远少不了砂大碗的身影。锅里架起耐火木叉,整齐摆放着一只只砂大碗,里面或是鲜美的小鱼干,或是醇香的自制虾酱,或是应季的新鲜时蔬,一勺豆瓣酱、少许猪大油,便有了最地道的家常滋味。锅沿贴上一圈金黄玉米片片,烟火升腾,香气满屋。这股热气腾腾的烟火光景,热闹温馨,胜似过年,心底满是踏实安稳的幸福感。

寒风凛冽的冬日,母亲在奶奶屋里生起暖暖的土炉,也时常支起砂大碗慢炖佳肴。赶集买回的棒骨、白菜、粉条、冻豆腐一并入碗,文火慢煨,鲜香醇厚的味道随风漫开,飘出门户。父亲会在炉边围上弯弯曲曲的铁丝,架上地瓜、馒头片慢慢烘烤。一家人围炉而坐,闲谈说笑,暖意融融。

物资匮乏的年月里,那些普通的食材经由砂大碗的文火淬炼,便熬出独一份的温润鲜香。不光做菜蒸饭离不开砂大碗,就连热馒头、烩片片,也有专用的泥陶漏盘。用它们蒸饭不积水、不返潮,干爽松软,口感极佳。尤其蒸裹着面粉的槐树花、榆钱粉团,更是风味独到,是独属于我们家的童年美味。谁家若是用砂大碗做出了可口饭菜,总会盛上一碗,送与街坊邻里一起品尝。一只质朴的砂大碗,煮出袅袅人间烟火,也盛满了割舍不掉的浓浓乡情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前,乡间烧制砂大碗的小作坊随处可见。随着时代更迭,烧陶工序繁琐、收益微薄,这项古老的民间手艺濒临失传。为了那口儿时熟悉的烟火味道,我多方打听、四处寻访,找到了福山区臧家庄镇东山庄村的孙德民,他是这项非遗技艺的第十七代传承人。

原来,孙德民十六岁便随父辈学艺,选土、备料、踩泥、揉泥、制坯、晾晒、装窑、烧制,二十余道古法工序,样样熟稔,步步精工。新式工业瓷器风靡市场那些年,传统砂大碗渐渐无人问津,销路惨淡,他也无奈搁置了手艺。

这些年,人们对千篇一律的工业制品有了审美疲劳,愈发偏爱自然原生态的生活滋味。无化工添加、能锁住食材本味的砂大碗,重新走进大众视野。孙德民顺势重建“德民窑”,让古老手艺重获新生,由砂大碗这一单一器皿,他研发出碗、锅、壶、盘、杯、碟、葫芦摆件等七大系列、两百多个品种,黄泥、紫红泥、蓝泥等天然泥料也丰富了器皿的色泽。

欣然选得一套心仪的紫砂大碗后,我第一时间挑选两件送给父母。老人素来念旧,一瞅见这砂大碗,眼底满是喜悦。当天傍晚,母亲便取出冰箱的鲅鱼干、鲜醇蟹酱,用砂大碗精心烹制了几道家常菜。二老就着鲜香入味的蟹酱茄子、地道鲅鱼干,配上软糯的玉米片片,再喝上一碗温热的玉米面稀饭,吃得舒心又满足。父母连连感慨,还是砂大碗煮菜的味道好呀,这才是地道的老味道!

爷爷的钱

岳远佳

七月盛夏,树静蝉鸣。我在大学图书馆三楼靠窗的位置,为即将到来的俄语考试冲刺。手机在桌上震了一下,我瞥见是弟弟的名字。

“姐姐,爷爷走了。”信息后面跟着三个大哭的表情。我一惊,爷爷身体一直很健康,怎么就走了?本就弯曲的俄文字母变得模糊,窗外的蝉鸣逐渐变得遥远……

去年,是我上大学两年来第一次回老家过年。爷爷奶奶为了照顾姑姑家刚出生的小弟弟,在南方一住就是两年。我们家在烟台,而老家则在鲁西北那个在地图上要拿放大镜找半天的小村庄。爷爷耳聋得厉害,电视开到最大声也只是画面的默片。腊月二十八那天,他反复叮嘱奶奶给爸爸打电话,说一定得回老家,妮儿都上大学了,两年没见了。

下火车转汽车,在老家村口下车的时候,爷爷和三轮车已经在冷风中等了我们很久。我远远看见的是爷爷已经全白的头发,像是落在头上的雪。看到我和弟弟,爷爷流露出了开心的笑容,像个孩子。那个笑我记得太清楚了,像是攒了整整两年,一下子全部倒给了我们。

那几天,爷爷的嘴就没合拢过。坐在堂屋里听我和弟弟聊学校的事,其实他一句也听不见,就盯着我们的嘴唇,偶尔点头,偶尔自顾自问一句:“在学校住得惯吗?有没有水果吃?”有时候爷爷会忽然站起来,说去外面看看什么动静,其实是偷偷抹眼泪。我看见了,假装没看见。

初三早上,爷爷起得比谁都早,等我起来的时候,爷爷从棉袄内兜里掏出一个大红包,塞到我手里。红包皮是旧的,上面印着褪色的福字,边角都磨毛了。“妮儿,”他轻声说,“爷爷上年纪了,咱家的三轮车开不动没用了,把它卖了两千六百块钱,你拿着。别跟你爸妈说,留着自己买点好吃的,自己在外不能亏着自己。”

我攥着红包,喉咙里像塞了一团棉花。那辆三轮车我知道,车斗的绿漆掉了大半,露出褐色的锈,车把上缠着爷爷自己搓的布条防滑。春种秋收,夏天浇水打药,三轮车陪着爷爷度过了一年又一年的风霜雨雪。

在返回烟台前一天夜里,我趁大家都睡了,悄悄把那个红包压在了爷爷抽屉的电话本下。那个电话本是爷爷常翻的,黑塑料封皮,里面夹着

我们全家人的联系地址、电话还有我们的生辰八字。我在那一页放了一张纸条:“爷爷,孙女知道您疼我,但这钱我不能要。以后吧,以后您再给我什么,我都拿着。”

那时,我以为有的是以后。谁知,仅仅过去不到半年,我却没等到以后,而且再也等不来以后了。

从学校的图书馆出来,太阳很是刺眼。弟弟又发来消息:“姐姐你别难过,爷爷就是睡了一觉再没醒来,走得很安详。”我蹲在图书馆门前的台阶上,把脸深深埋进了胳膊里。

终于到了假期,我急匆匆赶回老家。推开老家的大门,一切和过年时一样,只是福字已经换成了白色的哀字。我拉开抽屉,那本电话本还在,电话本下的红包还在。我拿起红包,隔着红纸摸那些钱的棱角,和五个月前一样。我把红包攥在手里,攥了很久。堂屋里很静,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。我总觉得爷爷就坐在旁边那把老圈椅上,看着我,等我的一句话。

夜里,我又梦见了爷爷。梦里还是过年那几天,爷爷在老家院子里剥橘子递给我,笑着看向我。我接过来,说:“爷爷,钱我收下了……”